

從食物「變形記」到「游於藝」

葉輝

有一次跟劉健威對談，他告訴我，在潮州有兩條深坑，有些很小的魚，叫「鰻」，鰻鱺，鰻鱺都是小魚，《史記》時已有記載。這種魚是肚大身，肚裏是膽，很苦的，根本不能吃，潮州人將這種魚用來浸酒，拿來炒飯，這就是民間智慧，地盡其宜，物盡其用。任何地方都有如此或如彼的愛物惜物的傳統。

我們常說廚藝，做菜本來都是藝術，而且是「游於藝」——可沒有多少人懂得「游於藝」的前提，那都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是這樣的，很多人都視廚藝為小道，雖然歷來有很多食經，像崔浩的《食經》、林洪的《山家清供》、韋巨源的《燒尾食單》、袁枚的《隨園食單》、李漁的《閒情偶寄》、飲饌篇，李調元編寫的《醒園錄》……但很少人當是經典，只當閒書看。

很多人覺得寫山水可以見出性靈，其實寫飲食一樣可以見出性靈，比如《山家清供》的作者林洪就是住在山上，在山裡找到什麼就煮什麼，那就是「游於藝」。

食物一直都在變遷，生物界不斷上演「變形記」，此則想起一個故事：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紐約赫遜河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在河中釣到的鱒魚一年比一年肥大——釣得大魚，當然沒有什麼好抱怨，當現代人都覺得自己的運氣太好了，都不會追問這些肥大的魚從何而來，只有少數人注意到，大魚出沒的上海，正是一間實驗室所在地，於是便開始懷疑：這些特別肥大的鱒魚極可能不是一個自然現象。

保羅羅拔士 (Paul Robens) 在《糧食末日》(The End of Food) 中告訴我們：「尋常的大魚激起了湯

馮斯·朱克斯 (Thomas Jukes) 的好奇心，這位傑出的生物學家同時也是維生營養學的專家，他知道實驗室將廢料大量排到赫遜河，他也知道，這種廢料是用來製造新四環類抗生素的發酵過程中所產生的殘渣。朱克斯猜對了，殘渣流入赫遜河，被魚吃掉了，殘渣中有某種東西——朱克斯稱之為「新的生長因素」——導致這些鱒魚的體形日漸肥大。

保羅羅拔士在《糧食末日》中指出：「四環素對圈養的農場動物中常見的腸道疾病，具有治療作用，於是，通常由雞隻的免疫系統所消耗的热量，都用來生成更大塊的肌肉和骨骼了。另外一些研究者很快便證實……抗生素可以使牛隻多產牛奶……」

那就是說，生態圈的任何變化，都會造成一連串的食物變異。

赫遜河裡的鱒魚吃了殘渣而變得肥大，只是一次偶然的發現，卻為營養學、微生物學和遺傳學等新領域拉開了序幕，帶來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糧食末日》一書指出：正是「這些新發現，使得人們能夠像生產玉米或罐裝食品那樣不費力氣地得到肉類食品。我們學會了將動物養得個個更大，成熟得更快。」

這其實並不可怖，劉健威曾告訴我這樣的一個故事：唯靈有次拿到一條養殖桂花魚，你知道養殖桂花魚是什麼味道，唯靈就拿粗鹽醃半小時，把鹽洗淨，再加江南正菜（按：即順德四基特產頭菜，乾淨適中，熟而不鹹，爽而不韌，乃真品，因而封為江南正菜、肉餡，拿去蒸。蒸出來的倒汗水上敲油和紹酒後再淋在魚上，再淋熟油，比石斑還要好吃。這真是很傳統的飲食境界，將食材發揮到不可

回到自己

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上課的時候討論人禽之辨，我們談到「主體性」。這個字詞抽象而又實在。人常常以自己作為主體，知道環境中滿是客體的感覺；這跟狗要尋找骨頭，貓跟絨球玩耍的情況不同，那強烈的感覺有時是權力的伸展、支配、控制、調動，有時更是因為感知到另一個主體在附近存在，要與之交流、親近和了解。身為主體的感覺和肯定，是滿足和幸福之源。

但日常生活中的主體感覺常被褻奪或磨損，人們也在不自覺中將之送出及輕易被佔有。因此，日理萬機不一定是好事，應事接物中常常面目模糊，除非保持清醒。故而有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呆，馳騁令人心發狂。」

老同學畢業後往巴黎留學，一去十年。十年間我們書信往來，最常見她在明信片上有這一句：「旅途中的感覺，莫過於回到自己的內心裡來……」那時想像她在冬天的奧地利，寧靜而又清醒地獨自一人，喚醒挑燈獨想，那感覺難能可貴。

她在歐洲的路途中孤獨，我在香港的熱鬧裡孤單。香港的星期日生活無聊，人們想也不想，也不計劃地在茶樓裡嘈吵。我在人群裡巴不得想逃走，逃到角落裡看可以跟自己談話的文字，最想做也是回到自己的內心裡來，感受心跳，不做石頭，那也是对抓住主體性和回到自己的渴望。沒有主體的感覺，便沒有自由。因此同情高貴和出軌的人，他們在生活中的掙扎肯定不少，要偷嚙自由的感覺，繼而付出代價。

朋友如此設計生活：一半在加拿大，一半在香港。香港活動多，也滿足了工作換來的一切，然後靜候回加的日子，閉門閱讀做菜寫作，足不出戶。兩種生活的方式去到極致，但不忘回到自己裡來。

質疑星雲大師所言

棋觀
龍

說起星雲大師，真是鼎鼎大名，無人不識。他在出家前曾任教育界重要職務，作育英才無數；出家後更是宗教界的明星，一言一行，舉手投足，備受各方注目，堪稱典範。然而，最近由星雲大師發布的一番言論，卻使筆者有些懷疑，這到底是不是他說的？

據聞星雲大師說：「法國人談戀愛，是悲劇；意大利人談戀愛，是歌劇；英國人談戀愛，是喜劇；美國人談戀愛，是鬧劇；中國人談戀愛，到現在還是鬧劇。」

這番話若是普通人說的，就當是笑話吧了，鋪排談戀愛論盡五大國人的歸根究底，尋龍點穴，就是譏諷中國人的戀愛是鬧劇。雖然，現實中確有很多中國人的戀愛是鬧劇，但未必每人都這樣吧，總有些佳偶天成、美滿良緣，大師何必向每個中國人都下這樣的定論？

再者，說法國人的戀愛是悲劇、說美國人的戀愛是鬧劇等，也絕不可能全部屬實。也許，外國人一般有自嘲的幽默感，但不等如可讓別人來嘲啊。大師此論可能開罪許多人，但又不見得有何高論或卓見，感覺上真不像是其向來風格。

又說，很可能大師是本著慈悲心，恨鐵不成鋼，看不過許多中國人的戀愛失敗，是以不惜冒此大不韙，把醜話說在前，向世人發出警告，希望用心良苦了！若如此，則月旦大師此論又有點不近人情了。只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去論凡夫俗子的戀愛，又是否適合，相信必有能辨之者。

無可否認，中國也有不少醜陋的陰暗面，確實叫人汗顏；但也不乏漂亮的光明面，只是數量確實少了點。若要提升中國人的素質，嘲諷也許是方法之一，但不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吧？

瑪斯·朱克斯 (Thomas Jukes) 的好奇心，這位傑出的生物學家同時也是維生營養學的專家，他知道實驗室將廢料大量排到赫遜河，他也知道，這種廢料是用來製造新四環類抗生素的發酵過程中所產生的殘渣。朱克斯猜對了，殘渣流入赫遜河，被魚吃掉了，殘渣中有某種東西——朱克斯稱之為「新的生長因素」——導致這些鱒魚的體形日漸肥大。

保羅羅拔士在《糧食末日》中指出：「四環素對圈養的農場動物中常見的腸道疾病，具有治療作用，於是，通常由雞隻的免疫系統所消耗的热量，都用來生成更大塊的肌肉和骨骼了。另外一些研究者很快便證實……抗生素可以使牛隻多產牛奶……」

那就是說，生態圈的任何變化，都會造成一連串的食物變異。

赫遜河裡的鱒魚吃了殘渣而變得肥大，只是一次偶然的發現，卻為營養學、微生物學和遺傳學等新領域拉開了序幕，帶來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糧食末日》一書指出：正是「這些新發現，使得人們能夠像生產玉米或罐裝食品那樣不費力氣地得到肉類食品。我們學會了將動物養得個個更大，成熟得更快。」

這其實並不可怖，劉健威曾告訴我這樣的一個故事：唯靈有次拿到一條養殖桂花魚，你知道養殖桂花魚是什麼味道，唯靈就拿粗鹽醃半小時，把鹽洗淨，再加江南正菜（按：即順德四基特產頭菜，乾淨適中，熟而不鹹，爽而不韌，乃真品，因而封為江南正菜、肉餡，拿去蒸。蒸出來的倒汗水上敲油和紹酒後再淋在魚上，再淋熟油，比石斑還要好吃。這真是很傳統的飲食境界，將食材發揮到不可

春節，親情的召喚

中國最隆重最富有親情的傳統節日莫過於春節了。離春節還有半個月的時候，中國所有的城市、鄉村就都變成了情感磁場，把出門在外的人吸引回家。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不管你在外邊的事情多麼繁忙，到了過年的時候，就心急如焚地要回家，回到父母、親人的身邊。舉家春節大團圓，千年的傳統文化，使中國人如同候鳥回遷，到時候一定要走上歸鄉的路。

春運剛開始的第二天，我就心神不安，趕緊去車站訂了回家的車票，儘管新居裝修還有一周就可以結束，可我还是毅然將它拖至春節後，因為我要早點回家，回家看望年邁的父母，與親人一起團聚，這樣心裡才踏實。

在列車人滿為患的回家人流中，有一個坐在我對面硬座的女孩十分健談，她說她在北京一家外資企業工作，收入不菲，但很辛苦，競爭也很激烈。春節公司要求員工加班，除了發放三倍工資外，還有數額不菲的紅包。儘管這樣，她不會選擇在春節加班，每年春節她都要回家，她說「回家就是想找一種感覺，與家人一起聊聊天，看看電視，與同學、朋友一起吃

吃飯、唱唱歌，或者在自己熟悉的街上走一走，心裡就覺得親切安詳。」

還有許多成年累月在城市謀生計的農民工，在這快要過年的時候，更是歸心似箭。這些在外的遊子為了趕回家過年，不惜買着嚴寒連夜排隊爭購一張火車票，有些買不到票的民工甚至不遠千里騎着摩托攜帶家小往家趕……過年莫過於與親人團圓啊！春節始終是親情的召喚，故鄉情的翹首。

春節既是中國人最富有親情的名片，也是海外華人對鄉情、親情等重要文化價值的最為堅定的守候的象徵。我的侄女在加拿大生活多年，只要她過年趕不回來，除夕之夜打來的越洋電話裡，連聲音都變了，一種異常的興奮與親切好似喊出來的，與平日電話的聲調迥然不同。為什麼春節總會給我們一年一度分外的人情的溫暖與高潮？正是為了這種非同尋常的「情感時刻」，我們中國人才會「每逢佳節倍思親」。

春節的歷史很悠久，可一直是親情最直接的展現。雖然在現代史上，春節曾多次引起過爭議，並一度被視為落後的傳統民俗而遭貶。可人們習慣春節團聚的濃濃親情卻一直沒有淡化。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曾以「現代化」為由嘗試取消春節，但沒有成功。不得已採取兩種曆法體系，一種是官方推行的西洋曆體系，作為公共行政、執法、國際交往的時間標準，並以公曆元旦為新年；一種是傳統社會的陰陽合曆體系，人們按習慣沿用，服務於農時與日常生活。然而，一般百姓並不理會公曆元旦，仍將農曆正月初一稱為新年。1919年2月1日是農曆新年，山西太原鄉紳劉大鵬在他的《退還齋日記》中寫道：「五更各廟鳴鐘，驚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連不斷，此其新年也。上年農曆十一月三十日所過陽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為然，惟官廳慶賀，民皆睨而視之，且謂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見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然在曆法上採用公曆年法，但對傳統年節給予特別關注。1949年12月23日政務院第十二次政務會議特通過了《全國年節及紀

念日放假辦法》，規定了元旦、春節、勞動節、國慶節等法定假日及其放假日期。從此，「春節」成為社會上下對舊曆新年的稱呼。「文革」期間，雖然試圖取消春節假日，對春節傳統習俗進行各種禁止與限制，倡導過「革命化春節」，但最終沒有阻止人們歡度春節的熱情。因為春節團聚的親情已深深融入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價值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傳統節日也逐漸出現復興趨勢。春節作為中國民俗大節，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高。人們在回家過年的過程中盡情地享受着親情、友情的歡愉和快樂。

在當今全球化的進程之中，社會的劇烈變化中，人們對於家庭的價值以及親情和友情的依戀越發強烈。當今社會人們越來越忙碌，而傳統大家庭所面臨的劇烈變化和人口流動造成的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的衝擊已經相當明顯，春節對於人們鞏固家庭和親友的感情，建立具體而微的生活紐帶方面的意義已經越來越重要。春節所展現的傳統習俗和文化方面的價值其實都包含着對於家庭和親友的親情的重視。它是一年一度人們在理性的現代日常生活之外的感情和生活關係的紐帶的展現。在這個時刻，人們可以脫離自己一般的社會性人際網絡，回歸到一個以傳統的親情價值為基礎的感情的網絡。這裡的一切往往僅僅和情感相關，和家庭以及由家庭擴展的感情聯繫所建構的精神性相關聯。人們越來越重視春節的意義，越來越強調在這一時刻親情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



人潮洶湧。 網上圖片



歸家心切。 網上圖片



王大慶

心懷故土，生前不能落葉歸根，望死後也能魂歸故里。東馬來亞另一處婆羅洲之山打根日本慰安婦公墓全部填埋碑面背向南洋。連魂魄也充滿仇恨。此事在六十年代末日本導演野村芳太郎影射當時紅星黃鶯晶平房，曾拍過的一部悲情片《山打根八甲》我國華僑墓碑全部遙向祖國是一個令人感慨萬千的對比。

馬六甲又是馬來亞產檳榔最有名之處，因相傳檳榔是三保太監之排泄物，當年他用蕉葉包了擱在樹上，後來很多大樹都長出一包包東西，便是檳榔了云云，當然這是幽默之馬來人講笑自嘲所傳。

馬六甲是一個奇特之城，位於馬來半島西南端新山（柔佛）和吉隆坡之間西面印度洋之著名馬六甲海峽，古之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馬六甲是馬拉古城，明初三保太監鄭和南下南洋之船隊曾在此駐紮半年，大助其經濟文化進展。及後，四百年前荷蘭繼葡萄牙後佔此殖民地，如澳門一樣全面佔據，因此此城近海一邊建有宏偉天主教堂和一系列黃鶯晶式平房，十足和澳門港一樣。澳門去到以為到了澳門。城中旺區近南則一列列粵式平房，前舖後居，木板摺門內有一層層棧棧，和老廣州西關一般面貌，今此處成為一個中西混合市，有別於南洋所有城鄉。

馬六甲最大特色是城中丘陵有一座南洋最大之「三保宮」，祭祀三保太監香火鼎盛。三保殿後有小山綠樹成蔭，是一處最大之華人墓地，華僑先人長者死後以葬葬此為吉。全部碑位皆面向東北中國方向，華僑

河南禹州農民時建鋒在高速公路上開路費人幣合共三百六十六次，詐騙了路費人民幣合共三百六十八萬餘元。較早時因詐騙金額巨大，被判無期徒刑。案件引發廣泛討論，十四日傳來案件出現新的證據，法院對該案啟動再審。十六日以平頂山中級法院在審理時建鋒詐騙案時，決定對四名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主審法官被免職，主管副院長被停職檢查。因時建鋒弟弟時軍鋒自首，承認哥哥頂替認罪，及時建鋒很快可以獲釋，他還曾向有關部門工作人員行賄。相信案件還會鬧大。

往好的方面看，內地法治尚正改善，積極遵從依法治國精神。但當中亦存在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重審是得力於時建鋒在押押期間，接受電視台訪問時披露了與案情有關的新資料，包括他替弟弟頂罪的新行為。為何他可以獲准被訪？涉嫌詐騙被判終身的時建鋒，雖然得到網民的同情，其本身也是從犯，同意車輛裝上軍牌並參與犯罪的八個月中分得二十萬。原審法院主審法官及副院長在審查不細，把握不嚴等問題，但案件被提到法院得經過公安立案、偵查及檢察院起訴階段，兩者何嘗沒有犯錯？是案未有披露有刑訊逼供，估計被告在偵查階段主動承認了犯罪行為。

同情歸同情，藉新證據的出現案件有重審的機會，同時也要找出時建鋒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也應為犯罪行為負上相關的法律責任。

責有攸歸

楊振耀

再看《父子情》(下)

方育平的名作《父子情》鑄鐫個人童年經驗，關注少年成長，以家庭為描述核心，許多細節都很有意思，例如以煙仔餅連運兒的感情，以及過去兩天父親尋找遲遲未歸的兒子，在片末，卻是兒子尋找父親。再看《父子情》，卻教我想起曾經全城熱烈追捧和討論的《歲月神偷》(2009)。《父子情》的羅家興和《歲月神偷》的羅進二都是導演的童年縮影，同樣讀書不成，年紀小小就喜歡看電影(羅家興看的是《差利淘古兵》，羅進二和爸爸看的是《夜光杯》)，一家人經歷天災人禍。不同的是，《父子情》的羅家興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慢慢成長，導演對人的關注比較深入，能夠從個人與家庭的角力之中，找到成長的出口，而《歲月神偷》的羅進二經歷了兄長的死亡，取代了他，成為了他的，由始至終，羅進二是被動的，天真的，他的面孔也實在比較模糊，於是死亡成為了這部通俗的文藝煽情電影的靈丹妙藥，人面對終極性的死亡就不得不改變了，莫問他本來是如何，往後會如何。

若是說電影中的死亡，方育平在《獅子山下：野孩子》(1977)一片中就表現得十分成功了。片集在扶杖林基督教堂拍攝，空鏡頭和夢境都以詩意的手法表達，結合寫實的風格。故事以童稚孩子寄住婆婆在墳地山區的為家，及後他慢慢成為了墳地山區的成員，最終經歷了婆婆的死亡，目睹了一眾野孩子打死道友，這些一一令懵懂小孩對人的原始暴力和死亡宿命有深刻的認識。方育平成功地帶出一個小孩子對成長的歷程和對死亡的感受，實在真切而且不乏沉厚想法。

從《獅子山下：野孩子》我們看到集體權力，從《獅子山下：元洲仔之歌》(1977)我們看到丈夫男性的權力，以至外國人獵奇眼光下影像的權力，從《父子情》我們看到父親的權力……哎，權力是多層次的，多元的，有機的，有權力的角度探討方育平的作品吧。

(11/11)

馬六甲

馬六甲是一個奇特之城，位於馬來半島西南端新山（柔佛）和吉隆坡之間西面印度洋之著名馬六甲海峽，古之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馬六甲是馬拉古城，明初三保太監鄭和南下南洋之船隊曾在此駐紮半年，大助其經濟文化進展。及後，四百年前荷蘭繼葡萄牙後佔此殖民地，如澳門一樣全面佔據，因此此城近海一邊建有宏偉天主教堂和一系列黃鶯晶式平房，十足和澳門港一樣。澳門去到以為到了澳門。城中旺區近南則一列列粵式平房，前舖後居，木板摺門內有一層層棧棧，和老廣州西關一般面貌，今此處成為一個中西混合市，有別於南洋所有城鄉。

馬六甲最大特色是城中丘陵有一座南洋最大之「三保宮」，祭祀三保太監香火鼎盛。三保殿後有小山綠樹成蔭，是一處最大之華人墓地，華僑先人長者死後以葬葬此為吉。全部碑位皆面向東北中國方向，華僑